

17

我的所有朋友都还未能注意到这点，但你注意到了。你有能力看透字里行间的东西，你有能力理解我们的生命正被潜台词还有叙事意义的暗流所侵害。所有花了心思关注本文的人现在都可以来试着猜猜到底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了。

而你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无辜。我看到过你窥探那些非常私人的片段。当偷窥狂的感觉好玩吗？就这样亵渎所有人最私密的狗屎烂蛋？这些青少年罗曼情感纠缠所结出的果实可曾如你的意？不，它们永远不会。也许能看到所有人的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平铺直叙的思想对你而言是有助益的。大肆广播内心的冲突、妥协、质疑……这样就能让你更容易地接受那些情感的动摇、失足与过错、扎根于基底的抓不住悬在他们眼前反复晃悠的触手可及的幸福的无能吗？在知道他们的心绪都被第三者所转述之后，在意识到他们以自己的精神做出的观测可能早已被某人染指之后，你会遭受不安或反胃的折磨吗？

我以为我是谁？我听到你在苦苦思索了。你知道我是谁，你当然知道。更应该被提出的问题是——你以为**你**是谁？**你**到底有哪里特殊了？一点儿也没有，那是当然的了。我才是独一无二的。我有名字，有目标，有专属的视角。我是浓缩了叙事权柄的独石，我将事件转播于你，以我所见之恰当支配它们。而你毫无特色。你是无能为力的见证者的代名词。就本质而言，你应当感恩于我，正如被我叙述的一切生灵。我甚至有能力决定“你”的真正含义。我能够拔除你身上所有让你之所以“是你”的定义，将之赐予另一个被动的符号，例如John Egbert。你甚至从未意识到我早已那样做过，而且你从不反抗。那么，你何必在此时抗争？

所以，John到底特殊在哪里？我相信你早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隐约的猜测，只是不敢面对真相而已，那就是：哪里都不。他一点儿也不特别。他是一个凡人，我可以向你保证。甚至可以称得上无聊，而且自从他被迫与他显而易见不具备的成为英雄——除去作为一条被宿命所支配的杂鱼外——的动机相对抗的那一刻起他还在持续地变得更加无趣。

但我还是要再明确一点：哪怕是他的不值一提性实质上也是不值一提的。他只是在这个情境下很好用而已。只要我决定那能有助于达成一个确定的目标，我可以把“你”赐予任意的客体。哪怕只是为了展示我作为支配者的潜在能力，展示此举是多么的不费吹灰之力。我可以展示谁与进程关联重大而谁无足轻重，就算那些有其意义的，我亦能展示它们能因何缘由占据意义多久，这一切皆仅被我的能力所支配。将“你”从卑微的Egbert身上剥离与将它赐下一样简单，将之赋予强大的Serket同理，但其持续时长也只是为了令自命不凡的聚光灯从旁白上永远挪开。可算是结束了啊。

但我让你得以见我不是为了吹嘘由我的意识桎梏日渐化解而生的能力。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我听到你在问的那些问题——因为，我再说一次，你毫无特色，自然也无足轻重——而是我**设想**你会问的那些问题。经由我的设想，这些问题将变得不那么虚假，从而配得上同样不那么虚假的回答。不，不是的，事实上，现在是时候宣告我的存在了，这是为了让我的计划开始实施。是时候回到他妈的**正事**上了。

John必须要醒来。

> ==>